

引用格式:邓伟,张少尧,王占韵,张悦,谭琳.乡村振兴:山村发展路径与模式的科学探究[J].山地学报,2022,40(6):791-800.

DENG Wei, ZHANG Shaoyao, WANG Zhanyun, ZHANG Yue, TAN Lin. Types,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China: Scientific inquiry into the development path and mode of mountain villages [J]. Mountain Research, 2022, 40(6):791-800.

乡村振兴:山村发展路径与模式的科学探究

邓伟^{1,2},张少尧¹,王占韵²,张悦¹,谭琳¹

(1. 四川师范大学 a. 地理与资源科学学院;b. 川西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中心,成都 610101;

2.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成都 610299)

摘要: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积极推动和促进广大乡村地区的脱贫和全面小康建设,坚定地迈向乡村振兴之路。由于中国是一个多山的国家,国土空间千差万别,乡村振兴进程中会面对许多问题和挑战,如何做到:坚持因地制宜、循序渐进,久久为功,善做善成,全面完成 2035 年和 2050 年的乡村振兴重大目标。如何在乡村振兴总体框架下,降尺度选择和确立乡村振兴路径、模式和政策工具等,亟待从地理科学、农业科学、土地科学和社会科学等“共性导向,交叉融通”的层面加强问题的深度思考和实践探究。山村是一个差异化显著的地域空间,具有过渡性地理空间特征,凸显人地关系特殊性,人文自然复合作用复杂。山村因地形位的制约和可生产性的土地资源有限性,土地生产功能的规模效益并不显现,单一生计模式很难满足和实现乡村振兴目标的要求,必须依赖于山村土地多功能性,整合多种景观要素,激活和强化其经济功能性,形成可搭载多业态的村庄联合体产业集群,不断提升内生动力和发展的造血功能,全面提高山村“三生空间”效率,进而确保山村振兴和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乡村振兴;山村发展;路径与模式;内生动力;“三生空间”效率

中图分类号: K901.8

文献标志码: A

农业农村的发展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充分体现了国家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的战略谋远性。众所周知,粮食是人类生存与发展最基本的物质基础,无论是传统农业社会,还是现代化社会,农业始终是关乎民生的重大根本性问题。据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统计:2019 年中国农村土地面积(村庄用地、农村集体土地、农村建成区)总体占陆地国土面积的 48.44%。如此巨大的生产生活空间,与国家粮食安全息息相关,与农民的生计息息相关,也是国家现代化的社会基础,即所谓:乡村兴则国家兴,乡村衰则国家衰。

在全面脱贫实现小康社会建设目标之后,呼应国家现代化建设步伐的乡村振兴极为重要,这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之重大任务。由于中国的山地地理国情,中国乡村振兴的难点和短板在山村,其面临许多困难、矛盾和挑战,其路径、模式的探寻与实践非常必要,亟待强化山村发展研究。就乡村地理学而言,主要研究乡村的形成、功能结构、发展演变及其空间体系分布规律、探索不同地区乡村发展的途径^[1]。随着经济社会的现代化发展,特别是快速的城市化建设,乡村劳动力的大规模向城流迁,劳动力地理景观加速演变^[2],城乡人地关系格局进入了大调整与重构时期,并伴随耕地撂荒、空心村的出现,乡村衰落隐隐显现,也预示着乡村振兴的路上面临诸多问题(路径选择、模式确立、差别

收稿日期(Received date):2022-09-22;改回日期(Accepted date):2022-12-18

基金项目(Foundation item):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41930651)。[Key Projects of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41930651)]

作者简介(Biography): 邓伟(1957-),男,博士,二级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山区资源环境与国土空间发展。[DENG Wei(1957-), male, Ph.D., professor, specialized i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in mountainous areas and development of land and space] E-mail: dengwei@sicnu.edu.cn

化政策等)需要破解。乡村研究必须要积极促进乡村地理学与土地资源学、社会学、农村经济学等多学科的深度交叉与融合,以适应高度城市化后的乡村演进和城乡一体化研究的客观需要。

1 乡村振兴的内涵与过程

乡村振兴具有深刻的内涵,主要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其中,“产业兴旺”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前提,是乡村振兴内生动力的根基;“生态宜居”是乡村振兴的内在要求,体现了广大农民群众对建设美丽家园的追求,是强化人地和谐;“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紧迫任务,是精神需求,让农民“既过上好日子、又活得有面子”;“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机制,是治理能力现代化,确保乡村充满活力、发展和谐有序;“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根本,就是全面建成高水平、高质量的现代农村社会。

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特别强调城乡融合发展,足见乡村发展问题不可孤立于城市之外,应当在城乡现代化发展关系中多角度、多层面研究和解析乡村振兴面临的现实问题,特别是要着力解决好乡村振兴发展的关键问题,为全面构建乡村振兴的可持续发展机制提供科学依据,综合给出科学解决的思路、方法和具体化方案,坚定恪守“久久为功,善做善成”的乡村振兴之心志。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乡村振兴是包括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的全面振

兴。2017 年 12 月 29 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首次提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确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三步走”的时间节点目标,即到 2022 年要达到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到 2035 年要达到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到 2050 年要达到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必须统筹好四个重点层面:一是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充分体现一切发展为了人民;二是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推动全面高质量发展;三是人与自然和谐,筑牢可持续发展的根基,促进生态优先,全面绿色发展;四是因地制宜、循序渐进,明确地域性,掌握空间差异性,不争一日之功,先易后难,空间有序推进。

就乡村振兴三大目标导向和内涵而言,农业强对标国家粮食安全,强调加快农业技术现代化,促进农业规模化经营、专业化生产、特色化发展,实现其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农村美对标宜居宜业宜游,强调科学优化乡村“三生空间”功能,提升村落环境与景观品质;农民富对标乡村充满发展活力,强调提升农民的现代性,即高度技能化,建成一支现代乡村建设者队伍,通过乡村系统性建设和治理现代化,最终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图 1)。

乡村振兴是一个深层次转变的长期过程,也是一个复杂的实践过程^[3]。因此,乡村振兴研究必然促进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等多学科的交叉融合与综合。据有关研究^[4],乡村振兴关注的主题相对广泛,覆盖面也相对较宽,词频在 30 次以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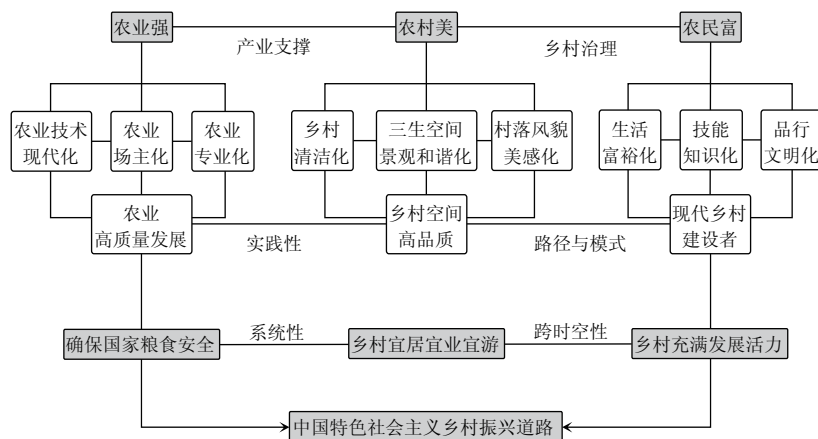


图 1 乡村振兴三大目标导向和内涵要求

Fig. 1 Three goal orientations and connotation requirement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的关键词有“乡村治理”“脱贫攻坚”“乡村旅游”“精准扶贫”“新时代”,重点围绕乡村振兴实施、农村基层治理、乡村人居环境、城乡融合发展、农民持续增收、乡村旅游和乡村文化七个研究主题,以及在乡村振兴研究框架下,其未来研究将在乡村振兴实施、乡村基层治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业产业链与大数据应用、绿色农业等方面的主题展开。关于乡村振兴的路径研究主要基于个体人格视角、社会视角、国家视角探究其动力系统与路径关系,阐述了乡村振兴多动力源自于国家制度动力、市场力量、乡村组织动力、个体技能动力,并且立足于时空维度,把握好阶段性目标与整体目标的衔接,构建国家-地方-市场-城乡-组织-效率等系列关系、治理逻辑和社会秩序^[3,5]。鉴于乡村振兴的对象及其空间载体是乡村地域系统,地理学视角下的认知很有必要,特别是山地科学视角下认知山区乡村振兴(简称山村振兴)的特殊性、复杂性和关键性,以及路径的选择和个性化、特色化的发展模式值得深入探究。本文立足山区过渡性地理空间人文自然复合特征与区域差异,力求从多学科、多维度层面分析这一复杂的综合性问题,为山村振兴的科学决策提供依据。

2 乡村振兴的地域性特点

乡村振兴就是要从根本上彻底解决好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确保城乡同频同步地向着现代化社会全面发展。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中国自然区域差异极大,特别是山地主导的地理空间,人文自然要素复合的复杂性更加突出,呈现出显著差异的过渡性地理空间^[6],从而导致山村成为乡村振兴的重点和难点区域。因此,我们必须要认真看待这个地域特殊性问题,要从山区国土空间特性层面,深入剖析山区“三农”问题产生的地域根源与制约短板,才能为全面的、系统的、根本性解决好山村振兴中的“三农”问题提供具有指导性的科学依据。

2.1 山区国土空间特性

中国地理的山地性导致了国家陆域国土空间具有显著的多样性、生动性和复杂性,以及极大的差异性。由此也突出地产生了山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问题,成为区域发展决策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充分认识和把握山区国土空间特性与基本规律,对更

好地因地制宜实施山村振兴具有深刻的必要性。山村的振兴必须是基于山区国土空间形态、结构与功能等多因素关联作用及其复杂性的解析为依据,进而科学选择和确立山村振兴路径与模式。

2.1.1 山区地域差异性大

由于中国阶梯式的地形格局,山区的多种地貌组合形成了复杂的空间结构,并在不同尺度下,空间形态表征也不尽相同,展现出不同的景观结构与功能的差异性,特别是在不同的地形阶梯上,以及不同的气候带上,其差异性更加显现,反映出不同尺度的空间整体性与分级性和层次性特点,广泛存在着过渡性地理空间,导致自然要素和人文要素空间分布与复合类型的多样与差别,并具有时空不确定性^[6]。由此,山区形成了一系列不同尺度、多类型、多层次的人文自然复合地域系统和功能单元,也表现在自然生产力多维度的巨大差异。毫无疑问,这种差异给山村振兴带来了诸多挑战,万不可统一模式,必须因地制宜。

山区的地形位、区位、空间联系明显受地势影响,导致山区国土空间不能在一个特定的地域形成较大承载能力,也就无法形成多业态规模化布局 and 空间集聚,这极大地制约了山村农业经济的发展^[7],凸显其发展的短板问题,并长期处在发展和保护的矛盾之中,明显增加了山村振兴的复杂性和权衡性。

2.1.2 “三生空间”关系复杂

中国山地占比 70% 以上的山地大省(自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共 16 个(表 1),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屏障等多种功能并存,并关联生产空间和居住空间,是“三生空间”交织、复合、嵌套的复杂地理空间。据统计^[8],我国共有山区县(含丘陵县)1651 个,其中纯丘陵县 291 个、半山区县 198 个、准山区县 192 个、显山区县 377 个、整山区县 593 个,山区县占全国县级行政单位(不包括台湾省)总数的 57.93%,面积约占我国陆地国土面积的 72.02%。由于山区面广、空间差异性大,生态主导和人文主导的“三生空间”功能组合关系在不同发展阶段不断地调整。在快速城镇化过程中,山村土地利用与覆被急剧变化,出现了耕地撂荒、土地非粮化和非农化问题。在生态文明建设主导发展的新时代,随着“三区三线”的划定和人地关系的不断演变,特别是当下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耕地保有量问

表 1 中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特别行政区)山地面积比例

Tab. 1 Proportion of mountain area by province (municipality, autonomous region,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of China

省(市、区)	山地比例/%	省(市、区)	山地比例/%	省(市、区)	山地比例/%
贵州	98.1	广东	78.9	河北	51.7
云南	97.7	台湾	78.4	新疆	42.5
福建	96.2	江西	78.3	河南	38.0
四川	95.3	青海	77.7	安徽	35.9
重庆	95.2	辽宁	68.6	内蒙	33.3
广西	90.7	湖北	65.5	山东	32.4
西藏	89.3	北京	63.7	天津	5.9
陕西	87.1	甘肃	62.1	澳门	5.1
山西	84.2	海南	57.1	江苏	5.0
湖南	84.1	黑龙江	56.6	上海	0.8
浙江	83.7	宁夏	53.6		
香港	83.2	吉林	53.4		

题,使得山区国土开发与治理出现了新的变化与特点。这将导致在山村振兴过程中,尤其是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和思想的指导下,山区“三生空间”的格局、结构和功能调整与优化,亟待破解诸多复杂的权衡关系和深层次问题。

2.2 山村人文的多样性

山区特别是西南山区是少数民族集聚区,仅横断山区就有 25 个少数民族,民族文化与传统具有丰富的遗产性。山村的人文性在于多样的民族文化和深厚的农耕传统与习俗,充分反映在民俗、居舍、耕作、经营、生活习惯、服饰、色彩等方面的人文差异,也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彩的文化区域及其宝贵的文化资源,并存在山地垂直人文带,包括山村聚落的空间格局,使其具有丰富的利用价值。山村因水热条件、区位因素等的差异,特别是在山区过渡性地理空间的山村,人文与自然要素的复合及其相互作用,形成了独特的人文地理单元,构成了多样人文要素与景观的共生体,凸显人地关系地域差异特征和文化资源潜力。

值得注意的是,少数民族空间分布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根据西南四川、贵州、云南和重庆所辖的 48 个民族自治县少数民族人口数及其占比同地形因子的关系,发现少数民族人口数与海拔、坡度与起伏度三个地形因子均呈现出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图 2a ~ 图 2c)。通过线性回归分析显示,海拔与分县

少数民族人口间的 R^2 达到 0.21,超过坡度与起伏度,这表明海拔与少数民族人数间的相关性最强。通过散点图比较地形因子与各自治县少数民族人口占比关系(图 2d ~ 图 2f),发现少数民族人口占比同海拔与地形起伏度因子间呈现出负相关关系,而坡度却与占比呈现出正相关关系。这些特点充分说明了少数民族分布的山地性。因此,山地民族地区的振兴是山村振兴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此外,山村是浓郁乡愁文化的实景空间,寓意内涵丰富。历史上多少文人墨客无不在纵情山水方面,把苍劲的山、清流的水和风格迥异的居所,描绘成一首首、一幅幅充满诗情画意的作品,歌唱中的山村也是那么幽美静雅而令人神往,给人以精神家园的抚慰。

山区还是红色文化基因的本源之地,红色资源极其丰富,特别是长征精神文化更是一笔空前绝后的文化遗产,其艰苦卓绝与苦难辉煌浸染了长征路上一个个小山村,许多山村都流传着生动感人的革命事迹,永远绽放着精神的光芒。伟人领袖毛泽东的许多诗词,都饱满、生动地展现和讴歌了红军气吞山河般的豪迈和坚韧的革命意志与必胜的信念^[9]。

山区多彩的人文资源是宝贵的财富。山村振兴一定要多途径挖掘和利用这些宝贵的人文资源,在文-农-旅业态融合方面探求可行的新路径与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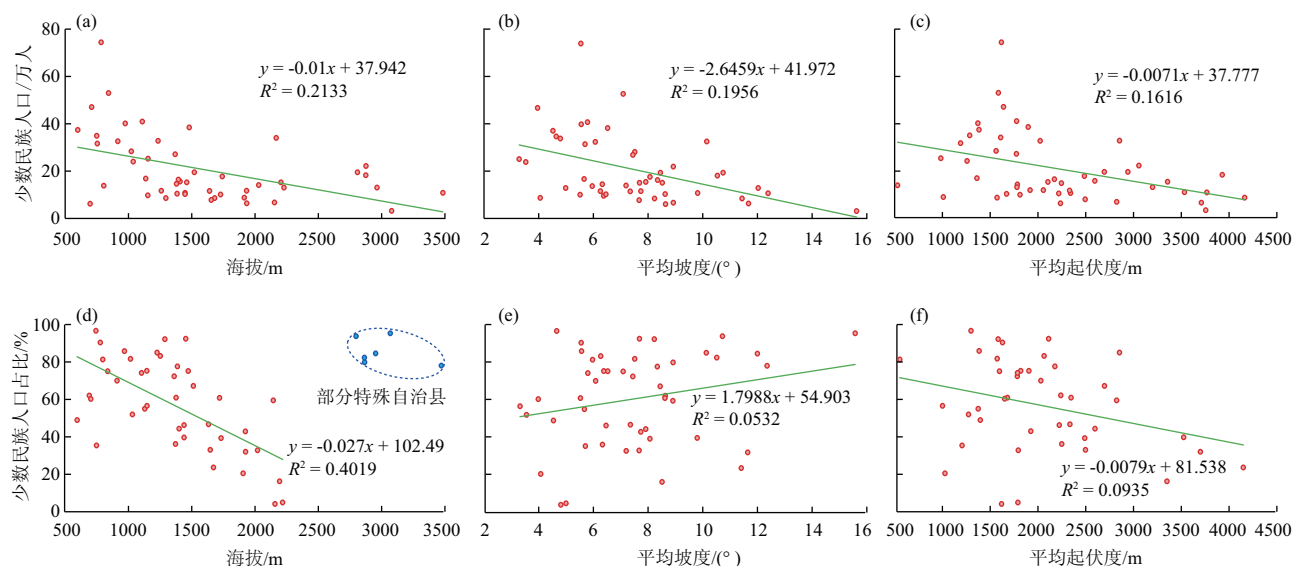


图2 西南四省市少数民族人口与地形因子关系:(a)各县域海拔与少数民族人口分布;(b)坡度与少数民族人口分布;(c)起伏度与少数民族人口分布;(d)海拔与少数民族人口占比;(e)坡度与少数民族人口占比;(f)起伏度与少数民族人口占比

Fig.2 Relationship between ethnic minority population and terrain factors in four southwestern provinces and cities of China:

- (a) altitude vs minority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b) slope vs minority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c) relief degree vs minority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d) altitude vs proportion of minority population;
(e) slope vs proportion of minority population; (f) relief degree vs proportion of minority population

3 乡村振兴面临的问题

前已述及,山区国土空间的差异与复杂性,纵观几年来的乡村振兴实践,还是要深度思考和着力破解乡村振兴面临的一些实质性问题。

(1)从认识层面看,乡村振兴的理性认知还需要加强加深,不可浮躁于事,更不可面子工程。要突破认知的局限性,从山村发展的现代性、长远性及其可持续性深度理解乡村振兴的本质,要深化到山村空间治理与乡村振兴的内在关联层面,探究城乡融合与山村价值重构的体制和机制,以及政策与法规保障体系,正确定位乡村振兴的导向和路径的科学逻辑。

(2)从规划设计层面看,随着有关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的出台,乡村规划呈现“升温”态势,但缺乏规划的理性思维,欠缺乡村发展规律的认识,对乡村规划的应用导向认知不足,缺乏深厚的理论基础,多追求形式而忽视可行路径,致使相关概念被曲解和泛化套用,导致乡村规划编制与乡村发展的逻辑错位,瓦解了乡村规划应有的价值,亟待将乡村规划回归到实现乡村社会再生产功能的修复与重塑上

来^[10]。山村的村域景观建设必须遵循乡村美的终极目标,必须尽快结束村民没有外观和结构审批而自主修建山村建筑的乱象,必须尽快补上山村建设的法规漏洞,坚决制止住人工建筑破坏山村景观的损害行为,促进和保证美丽山村建设的法制化。

(3)从山村产业发展布局层面看,山区土地多功能性特点和生态优势、文旅融合优势没有充分挖掘,没有完全做到统筹和协调开发利用。山村的农、林、牧、渔生产和经营体系不健全,村与村之间(村庄联合体)的产业互动与协同明显不够,缺乏地理生态标志的农产品培育体系,乡镇经济体系发展缺乏稳健的目标主导,整体化发展波动性大,面子工程昙花一现,难以做到“善做善成,久久为功”。

(4)从山村人才层面看,城镇化吸引了大量山地省份的劳动力,特别是青壮年劳动力多流向了城市和城镇,山村人力资源空心化问题更加显现,智力资源普遍匮乏,农业生产者的技能偏低,山村治理的组织力偏弱,与新时期农村现代化建设不完全适应。因此,人才振兴是补齐乡村振兴发展短板的关键。

(5)从地方各级政府推进层面看,一定程度存在急于求成和一刀切问题,忽视因地制宜性。表面

文章做的好,实质问题得不到彻底解决,缺乏深入实际和扎实的专业性调查研究,有些指令性工作浮于表面,把概念玩出组合花样,计划任务完成的内涵不足,实难见得长效,导致基层一些开发投资打了水漂,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还有一些企业进入山村投资经营,缺乏政府引导和指导与协调,没有很好地考虑当地农户的生计提高问题,没有真正建立起利益相关者互利共赢机制,导致投资开发项目流产或半途而废。

总之,乡村振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必须要走好每一步,必须要深化研究,必须要强化理论指导,必须要因地制宜做好村镇长远振兴发展规划与设计,必须要经过实践检验,在探索 and 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 and 教训,乡村振兴才能不断前行与提升。

4 乡村振兴路径与模式的科学构建

综上分析与思考,我们试图就乡村振兴的路径与模式的科学逻辑进行探究,给出设想或方案性思路(图3),以供研究者和决策者们切磋与研讨。

4.1 遵循“生态优先,因地制宜,科学规划,有序振兴”

山区是生态主导的国土空间,在生态文明建设总战略布局下的乡村振兴,必须坚定生态优先的发展原则,做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科学把握当地水、土、气、生基本自然要素特点及其相互作用,正确认识人文自然耦合关系(格局与过程和机制),充分发挥当地资源禀赋和生态优势,深入剖析山村发展演化的动力机制,诊断其主导制约因素(短板效应)^[11],针对性、具体化施策。要立足于乡村主体——农户,科学做好乡村振兴的村庄发展规划,把握和调控乡村振兴全过程,避免山村建设雷同于城市聚落形态的翻版。不求一日之功,立足从长远打基础,从建立可持续富民机制着手,以点带面,有序展开,稳步推进,其振兴路径真正做到:因地发力,制宜布局,富民为本。

4.2 构建农业现代产业加权发展体系,强化内生动力

山区的乡村,特别是山区县城周边的乡村(城乡过渡带)要着力发展现代农业体系,促进农业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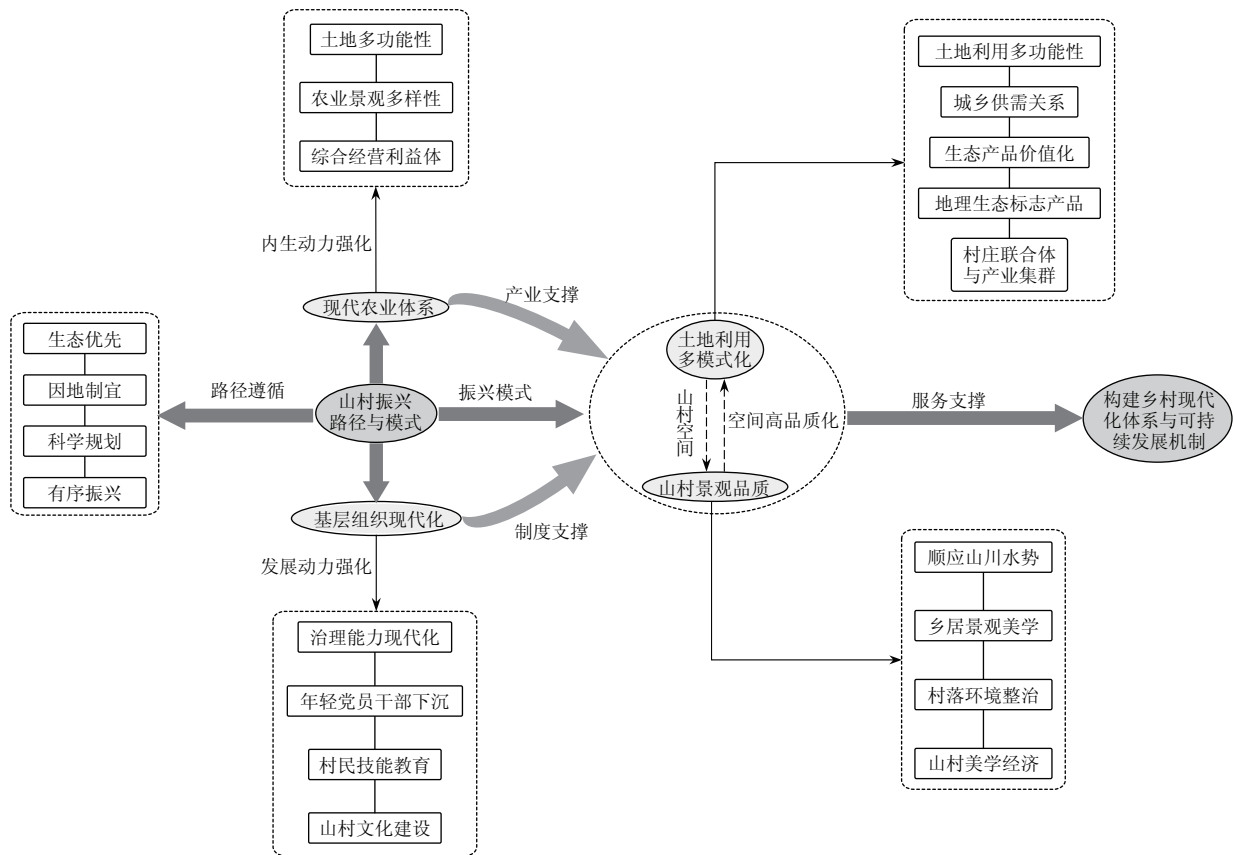


图3 乡村振兴路径与模式

Fig. 3 Path and mode of revitalization of mountain villages

型升级,依靠互联网和大数据,系统加强山村要素集聚与流动,延长产业链条,从城乡供需市场关系新变化中,培育和强化山村发展的内生动力,促进土地多功能性的空间效率和效益,进一步活化山村“三生空间”功能,实现山村功能优化转型^[12]。要从生态产品价值化与实现路径及可持续机制建立入手,因生态优势而利导产业优势,构建和促进山村村庄群优势产业集聚,构建山村地理生态标志农产品与品牌创建培育基地,破解山村土地碎片化制约规模化经营的瓶颈,形成对接市场的特色商品化农业生产基地,着力将山村生态资产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促其产业绿色化,经济价值最大化,从根本上不断增强山村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

4.3 促进山村景观美学化内涵,提升山村空间高品质

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以乡居建筑为特色的山村风貌不断受到侵蚀而流失。山村建筑除了少数民族聚落区以外,遍布的板式建筑、楼群布局深度打破了山村聚落的景观格局和乡居美学体系,优良的传统建筑风貌严重遗失,一些村庄聚落形态与风格突兀感极强,与山地的自然景观冲突十分明显。乡村振兴中的文化振兴就涵盖了乡村建筑文化的传承与提升。要面对山川水势的空间差异性,着力打造个性化的山村乡居风貌,将山村乡居建筑传统要素和现代民居建筑要素有机融合,形成山村乡居现代景观美学价值体系,促进山村空间高品质化,并与村落环境整治紧密结合,全面提升山村的美丽宜居性。山村乡居景观美学价值极富经济性,是构建乡村美学经济(农-文-旅融合经济)的重要基础,也是山村可持续发展不可缺失的要素体系。

4.4 促进山村土地利用多模式化,提高农业景观多样性

山区国土空间显著的异质性,是土地多功能性自然“基因”,也是土地利用多样化的基础,这不仅丰富了农业景观的多样性和生动性,而且也为一产和三产的融合发展创造了潜在的条件。因此,在山村土地转型中要促进和强化土地多功能性^[13-14],特别是在热带、亚热带低山丘陵区,农业景观多样性十分丰富,农业文化遗产居多,挖潜并充分利用山村农业景观多样性与多功能性,在确保粮食安全目标不动摇的前提下,强化种养+复合模式,构建以农业为主导的多业态融合、高效生产与发展模式体系,形成

“专企+技术+农户+电商+金融+文旅”农业综合经营利益体,全面促进山村居业高效协同,极大地促进土地功能提质增效,真正建立起农业强的土地利用多模式,探究和创建山村的可持续农业综合体。

4.5 促进基层组织力现代化,强化现代山村发展动力

山村基层组织力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环节,其整体治理水平关乎乡村振兴三个维度和五个主导内容的目标全面实现,这也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系统工程。要建立畅通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互反馈渠道和机制,依据地方实际情况,秉持实事求是,将山村振兴实际行动进一步细化,明确时间节点的各项考核指标,形成稳步推进态势,以求步步为营,取得长效之功。

为此,一是要加派优秀大学生党员干部较长时间到基层任职锻炼,组织部门对其后续发展提供优先制度保障,激励年轻党员干部下沉基层实干,进而实现基层组织力的根本性提升;二是要加大村民生产技能和文化培训的投入,培育农业多种经营的优秀技能人才,形成山村优秀富民创业的群体,全面促进并实现农业强和农民富;三是要加强山村的文化建设,包括乡居文化审美观的培育和提升,逐步将山村传统元素和现代发展元素融合,形成乡居现代生活文化基调,不断提高乡居环境质量,全面促进并实现农村美。

5 观点概述与讨论

乡村振兴是战略性系统工程,其路径与模式的探索和实践是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特别是山村振兴更需要不断摸索和多样化的建设实践。山村振兴是农村现代化的关键区域和攻坚的主战场,我们必须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致力于彻底解决山村发展的短板问题,要有切实可行和行之有效的战术方案。由于中国山区的复杂性,地方文化与传统差异也很大,需要面对的问题仍然很多,不可一蹴而就,非常需要“久久为功,善做善成”的意志力,切不可做表面文章华而不实的面子振兴。牢牢切记党的二十大强调的: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我们需要充分研读和吸纳中外有借鉴价值、有指导意义的乡村建设思想、理论和成功的经验^[15-18],

基于新时代国家高质量发展和全面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要求,对标乡村振兴的三个维度目标、五个主体振兴内容,系统把握国情、乡情和民情,积极开展现代山村建设实验和实践,凭借国家制度优势,提升和强化山村发展动力系统,激发山村农林牧渔综合活力,重视和培育专业个体(微观)带动力量,构建专业化农户生产群体,发挥市场力量和现代互联网营销体系效能,促进和保证农民、农村和农业健康、全面、可持续的发展,不断迈向山村现代化。

科学、系统和制度化做好山村发展规划,为山村空间高品质和空间高质量发展提供可操作的指导与管控的依据十分必要。要充分认识到山区差异性的空间特征奠定了不同的自然资源禀赋与特色优势,塑造出了差异性的山村发展状态,即空间差异下山村发展呈现出发展的层级性和次序性。因此,乡村振兴路径的设计必然要回应这种差异性的现状,切不可一刀切而盲目作为,还应杜绝投资企业商营模式对地方多样文化的损害问题,以及外来者对农户利益的损害等更不能任之。

乡村振兴是促进山村发展深度转型和空间功能重构及提质增效的动力源,其目标的全面实现并非一日之功,需要深入的理性思考,深入系统解读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刻内涵,科学面对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实事求是地精心规划乡村振兴实施方案,不能搞形式和花样做表面文章,真正在村庄尺度上发力,真正把乡村振兴工作扎扎实实写在大地上,经得起时代检验,铸成划时代的成果。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左大康. 现代地理学辞典[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696. [ZUO Dakang. A dictionary of modern geography [M].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1990:696]
- [2] DENG Wei, ZHANG Shaoyao, ZHOU Peng, et al. 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labor migration in China: Evidence from the migration stability under new-type urbanization [J]. Chinese Geographical Science, 2020, **30**(5): 749–764. DOI: 10.1007/s11769-020-1147-7
- [3] 冯晓平, 江立华. 乡村振兴的系统性、跨时空性、实践性与路径选择[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2, **42**(4): 100–107. [FENG Xiaoping, JIANG Lihua. Systematic, inter-temporal, practical and path selec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J]. Journal of South-Central Minzu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22, **42**(4): 100–107] DOI: 10.19898/j.cnki.42-1704/C.20220301.01
- [4] 田孝蓉, 杨亚楠. 基于 CiteSpace 的乡村振兴研究进展及发展动态分析[J]. 国土与自然资源研究, 2022(2): 49–54. [TIAN Xiaorong, YANG Yanan. Analysis of the research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based on CiteSpace [J]. Territory and Natural Resources Study, 2022(2): 49–54] DOI: 10.16202/j.cnki.tnrs.2022.02.010
- [5] 缪文卿, 王秀荣.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国家逻辑及其实践指向[J]. 民族学研究, 2021, **32**(4): 61–69. [MIAO Wenqing, WANG Xiurong. National logic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comprehensively impell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J]. Ethnological Research, 2021, **32**(4): 61–69] DOI: 10.15899/j.cnki.1005-5681.2021.04.009
- [6] 邓伟, 张少尧, 张昊, 等. 人文自然耦合视角下过渡性地理空间概念、内涵与属性和研究框架[J]. 地理研究, 2020, **39**(4): 761–771. [DENG Wei, ZHANG Shaoyao, ZHANG Hao, et al. Transitional geospa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nature coupling: Concept, connotations, attributes, and the research framework [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20, **39**(4): 761–771] DOI: 10.11821/dlyj020200189
- [7] 邓伟, 彭立, 赵宇鸾, 等. 中国典型山区国土空间功能优化与调控[M].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22: 49–75. [DENG Wei, PENG Li, ZHAO Yuluan, et al. The optimization and regulation of spatial function of China's typical mountainous areas [M]. Beijing: Science Press, 2022:49–75]
- [8] 邓伟, 南希, 时振钦, 等. 中国山区国土空间特性与区域发展[J]. 自然杂志, 2018, **40**(1): 17–24. [DENG Wei, NAN Xi, SHI Zhenqin, et al. Territory space characteristics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of mountain region in China [J]. Chinese Journal of Nature, 2018, **40**(1): 17–24] DOI: 10.3969/j.issn.0253-9608.2018.01.003
- [9] 邓伟, 谭琳, 杨才, 等. 中国山地红色旅游资源类型、分布与高质量开发[J]. 山地学报, 2021, **39**(2): 163–173. [DENG Wei, TAN Lin, YANG Cai, et al. Types, distribution and high-efficiency exploitation of red tourism resources in mountainous areas of China [J]. Mountain Research, 2021, **39**(2): 163–173] DOI: 10.16089/j.cnki.1008-2786.000584
- [10] 魏广君. 中国乡村规划浪潮——特征、困境和思考[J]. 国际城市规划, 2022, **37**(5): 131–137. [WEI Guangjun. The upsurge of rural planning in China: Characteristics, dilemmas and reflection [J]. Urban Planning International, 2022, **37**(5): 131–137] DOI: 10.19830/j.upi.2020.302
- [11] 郭远智, 刘彦随. 中国乡村发展进程与乡村振兴路径[J]. 地理学报, 2021, **76**(6): 1408–1421. [GUO Yuanzhi, LIU Yansui. The process of rural development and paths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China [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21, **76**(6): 1408–1421] DOI: 10.11821/dlxb202106007
- [12] 李繁荣. 中国乡村振兴与乡村功能优化转型[J]. 地理科学, 2021, **41**(12): 2158–2167. [LI Fanrong.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rural functional optimiz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J].

-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21, **41**(12): 2158–2167] DOI: 10.13249/j.cnki.sgs.2021.12.009
- [13] 王占韵, 邓伟, 张少尧, 等. 山区土地多功能性与过渡性地理空间关联分析——以长宁县为例[J]. 地理科学, 2022, **42**(6): 1091–1101. [WANG Zhanyun, DENG Wei, ZHANG Shaoyao, et al.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land use multifunctionalization and transitional geo-space in mountainous areas: Taking Changning county as an example [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22, **42**(6): 1091–1101] DOI: 10.13249/j.cnki.sgs.2022.06.015
- [14] 张悦, 邓伟, 张少尧. 土地利用转型与农业生产结构调整的网络关联性研究——以四川省为例[J].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22, **43**(3): 379–389. [ZHANG Yue, DENG Wei, ZHANG Shaoyao. Network nexus between land use transition and adjustmen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structure in Sichuan province [J]. Research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2022, **43**(3): 379–389] DOI: 10.13872/j.1000-0275.2022.0040
- [15] 刘彦随. 新时代乡村振兴地理学研究[J]. 地理研究, 2019, **38**(3): 461–466. [LIU Yansui. Research on the geograph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new era [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9, **38**(3): 461–466] DOI: 10.11821/dlyj020190133
- [16] 陈锐. 乡村建设的儒学实验——现代化视角的梁漱溟“邹平建设实验”解读[J]. 城市规划, 2016, **40**(12): 130–136. [CHEN Rui. Confucianism experiment of rural construction: Interpretation of the rural construction experiment of Zouping in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ization [J]. City Planning Review, 2016, **40**(12): 130–136] DOI: 10.11819/cpr20161218a
- [17] PATTERSON H, ANDERSON D. What is really different about rural and urban firms? Some evidence from Northern Ireland [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03, **19**(4): 477–490. DOI: 10.1016/S0743-0167(03)00027-5
- [18] BRIEDENHANN J, WICKENS E. Tourism routes as a tool for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vibrant hope or impossible dream? [J]. Tourism Management, 2004, **25**(1): 71–79. DOI: 10.1016/S0261-5177(03)00063-3
- [15] 刘彦随. 新时代乡村振兴地理学研究[J]. 地理研究, 2019,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China: Scientific Inquiry into the Development Path and Mode of Mountain Villages

DENG Wei^{1,2}, ZHANG Shaoyao¹, WANG Zhangyun², ZHANG Yue¹, TAN Lin¹

(1. a.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Resource Science,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b.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in Western Sichuan, Chengdu 610101, China; 2. Chengdu Institute of Mountain Disasters and Environment,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 Ministry of Water Resources, Chengdu 610299, China)

Abstract: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established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o actively implement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comprehensive well-off construction in the vast rural areas of China, and firmly embarked on the enforcemen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s China is a mountainous country with different land and space, there will be many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in the proces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How to achieve the major goal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2035 and 2050; it must be adhering to local conditions, making steady progress; making achievements with patience and persistence, doing good deeds with skillfulness and completeness. Under the overall framework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how to reduce space scale to select and establish a path, model and policy tools, etc. of revitalization for mountain village; it must be urgent to strengthen in-depth thinking of the problems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the challenges in a clear view of “common orientation and cross-integration” of geographic science, agricultural science, land science and social science, etc.

The mountain village is a significantly differentiated geographical space, with transitional geographical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It highlights the particularit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land, and the complex role of humanity and nature. Due to the constraints of topography and limited availability of productive land resources, the

scale benefits of land production functions are not apparent, and the single livelihood model is difficult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goals.

It is necessary to rely on the multi-functionality of lands in mountain villages; integrate various landscape elements to activate and strengthen their economic functionality; to form an industrial cluster with multi-format based on village cooperation;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hematopoietic function as well as endogenous power of development;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production-living-ecology space at mountain villages, so as to ensure the revitaliz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ountain villages.

Key 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mountain village development; path and mode; endogenous motivation; production-living-ecology space; efficiency